



高齋漫錄

說畧二十八 雜記二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  
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雷  
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求少所  
失者多非惟得少其中尤難入手又從失  
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戚  
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戚

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  
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  
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  
乳餠獅子兩箇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爲不  
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  
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  
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

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  
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  
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  
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  
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  
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  
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恠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  
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  
簡召坡食晶飯及至乃設飯一盃蘿蔔一  
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  
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  
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  
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  
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  
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  
欲輕茶欲新黑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  
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  
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  
以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  
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

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疝求藥公隨  
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  
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  
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  
鳥亦有證據詩曰鴟鳩在桑其子七兮和  
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

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  
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  
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  
公權陰符經敘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  
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

言集  
言高祖漢金  
四  
書院  
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能眼  
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其  
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  
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  
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  
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編乎明允  
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

看三編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  
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  
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鄙易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邨  
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  
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  
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為省官貌不揚而

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  
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  
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  
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  
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  
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  
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

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  
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  
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  
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  
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  
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  
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  
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

也子厚大笑

宋曾慥纂

高齋漫錄終

桐陰舊話

說畧二十九雜記二十九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

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爲藥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  
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  
葬既發穴則二瓦棺竝列有泉湛然其下  
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  
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  
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  
第斲石爲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爲

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  
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  
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  
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  
張弊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  
至別割氈爲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

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媾不絕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門客

本傳云依所親趙况

其是乎

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

每聞公至書院卽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旣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

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旣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

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媼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

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隲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官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

入熙寧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

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  
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  
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  
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  
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  
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  
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  
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  
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  
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  
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  
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  
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

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能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敘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吏部尚書韓元吉無咎撰

桐陰舊話終

### 霏雪錄

說畧三十

雜記三十

雒陽鐫績孟熙著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

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鴛則鴛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

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

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

之名

牧菴澧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彙績嘗見數幅如  
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  
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末了  
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徃徃如此

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  
火燭之乃鼠於佛脰中銜一書欲出先生  
取視之乃丹書也卽手抄而納舊本佛腹  
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

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  
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  
卽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  
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此至先生已易簣  
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  
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  
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旣而誕先

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蘇

護聖集  
卷之五  
五  
萬壽院  
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  
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  
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淞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  
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  
信不虧天不老淞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  
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  
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

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  
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  
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  
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  
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廐  
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  
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

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  
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  
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  
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  
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  
遇貫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

鐘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  
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  
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  
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  
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可以爲  
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  
婦漚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

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驚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

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畱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群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

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  
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  
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  
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  
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  
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

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  
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  
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  
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背偃僂蓋  
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  
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

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  
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  
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  
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  
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賞至正間困於徭

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

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  
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  
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  
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  
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  
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  
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  
銀卽釜也富家子弟愚駭而貪爲妄人侮

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瘰

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卽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

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未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

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餽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蘂多

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困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

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  
奇巒異嶂珍木恠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  
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卽乘興揮掃極其  
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  
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  
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  
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  
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小髭長可七尺性

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

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

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

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

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

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  
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  
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  
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  
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  
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  
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  
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

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  
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  
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  
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徃貧人以楮鏹  
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  
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餽粥  
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

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  
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  
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籍地  
板掘土爲坎昇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  
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  
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  
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  
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徭開

桑弓可久挽之而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  
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  
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  
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  
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  
成卦卽云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  
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吏緣同曹

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卽回二僮相視默  
默旣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  
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  
謂答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  
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卽官鹺船也僮曰果  
官鹺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淞江  
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

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  
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  
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  
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  
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淞東人來一如槎

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

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温

五郡之民城汭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  
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  
咸以爲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  
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  
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  
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瀟火不  
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恠者  
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  
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沒川踏一  
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  
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去卽向所  
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  
皆能變虎

越州馮棖稽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

足如鼠爪卽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慎勿葬

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

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聖壁中瑟瑟有聲少

間聖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

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  
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  
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  
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  
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  
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  
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  
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  
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  
而風韻過之子如肥阜核大亦可燭食味  
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  
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  
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  
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  
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  
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  
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  
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

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  
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  
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  
甚捷味獨勝他狸宜糟食尤佳  
罇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  
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

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  
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  
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  
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  
同按吳錄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  
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

必楮鏹也擊殺之視樸中特楮衾耳大悔  
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  
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  
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  
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  
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盃  
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  
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

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  
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卽來  
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  
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  
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  
千尺又和喜雪二螟騰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

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  
暮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  
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亭名六如有  
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  
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  
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  
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

園林中果然

霏雪錄終

程